

遺落記憶的穆斯林——探索鹿港郭氏和丁氏宗族留存的伊斯蘭印記

類別：史地類

篇名：

遺落記憶的穆斯林——探索鹿港郭氏和丁氏宗族留存的伊斯蘭印記

作者：

林士傑。國立溪湖高中。高二 5 班

劉晉瑋。國立溪湖高中。高二 5 班

陳沛綺。國立溪湖高中。高二 5 班

指導老師：

賴佳欣

壹●前言

偶然間，聽到來自鹿港的郭姓同學提起他們家在祭拜祖先時，絕對不能供奉豬肉，因為不曾聽聞這種特殊的民間習俗，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後來，在地理課本上看到伊斯蘭教在明鄭時期已經傳入台灣，但卻未詳細說明分布地區與信奉的族群，更讓我們想要一探究竟。然而，相關的記載實在少之又少，在我們努力尋找下，終於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雲林台西和鹿港的丁氏，以及郭氏家族有可能是早期的阿拉子民，而且可能是漢化後的回裔外族。對於此一發現，令我們相當雀躍，決定深入探索，但礙於時間、心力所限，我們以鹿港的丁氏與郭氏為主要研究範圍。不過，由於史料典籍十分缺乏，因此我們特別輔以田野調查，訪問了丁家大宅的管理者、曾任文開國小校長的丁禎祥、鹿港郭厝里里長郭獻欽以及以人類學角度探索郭氏起源的鹿港高中老師郭雅瑜，在這些師長的協助之下，我們了解到了早期穆斯林在鹿港的發展情況，以及回裔移民進入台灣後為適應環境而演化的歷程。



▲圖(一)丁禎祥校長的祖先可能是回族後裔，我們注意到他的鼻子，感覺真的較為高挺。感謝他接受我們的訪問。2012年8月29日攝。

貳●正文

一、穆斯林移入台灣

目前台灣的穆斯林人數大約在 5~6 萬人間，大部分分布於台北、桃園、高雄三處，他們大多數是在 1949—50 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避禍的軍、公、教人員或其子嗣。另外，若將在台以印尼為主的外籍人士算入，則應該超過此數目。

不過，伊斯蘭教傳入台灣其實遠早於這個年代，根據台北清真寺及內政部的資料指出，當年鄭成功渡海進入台灣時，即有不少福建的穆斯林家族跟著一同前來。這些穆斯林的後代，大多散居在台灣西岸的城鎮，如鹿港、台西、淡水等地，主要以漁耕、商賈為生，為台灣最早的穆斯林，當時即有「白、馬、郭、金、丁」清真五姓聯姻之習俗。

日治時代，統治者強行切斷了台灣與中國陸的文化、宗教關係，長期依賴渡海而來主持宗教節慶的宣教師「阿衡」或「阿訇」，受到了限制，又未培養本地足堪傳承的阿訇，以致在數十年後逐漸地喪失了信仰，日治時期也沒有穆斯林社群存在的相關記載，穆斯林大都散居於漢人社群中。根據連橫《臺灣通史》記載，20 世紀初期的台灣，穆斯林相當少，大多來自中國，不見有伊斯蘭的傳教。台灣穆斯林與一般漢人混居而同化於其社群的現象。

至今可考的有鹿港郭氏家族是來自泉州惠安「白奇郭」（回族鄉），雲林台西、鹿港丁氏家族來自泉州陳埭（回族鄉）及其他許多的馬、白姓氏族群。據傳，早期可能曾經建立清真寺，但因長期與中國及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社群交流切斷，漸漸同化於漢人的宗教、社會傳統中，伊斯蘭信仰認同也隨之消失。

二、台灣最早的清真寺

賈福康《台灣回教發展史》一書即指出，伊斯蘭傳入台灣，與先民渡海來臺拓墾有關，而且根據考證，台灣最早建清真寺的地點可能在鹿港，建立的時間約為清朝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不過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此外，根據賈福康的訪談發現，鹿港數百年來有六百多戶祖先信奉伊斯蘭教，然而現在也已經漢化，不再信奉伊斯蘭教。（賈福康，2002）

有一說，早年至鹿港郭氏漁村造訪者，曾在無擺設神像的祠堂內之懸樑上發現了黃布包裹之《古蘭經》，確定他們是穆斯林的後代，但隨著都市變更的腳步，該祠堂幾經搬遷，現在人們僅知其為一般民間信仰之保安宮，而宮內亦供奉了木刻偶像，徹底地遭到了真主的棄絕。我們就此說請教追溯研究郭氏根

源的鹿港高中郭雅瑜老師，郭老師說她曾此多方努力查證，並未得到有力的證據，不過她曾聽過家族中長輩證實，早期確實有族人特別聘請來自中國的阿訇來家中舉行喪葬儀式。

鹿港郭家村人自稱其祖先為穆斯林，但後代子孫對伊斯蘭一無所知。經過三百多年的歷史變化，再加上融入漢人的生活與文化，這些穆斯林就這樣漸漸的消失不見。今天鹿港的郭氏家族，大多數都不是伊斯蘭信徒，郭厝里保安宮的廣澤聖王反而是鹿港郭姓相當鮮明的「人群廟」。



▲圖(二) 鹿港郭厝里保安宮的廣澤聖王。2012年8月29日攝。



▲圖(三)鹿港郭厝里保安宮主祭廣澤聖王，是鹿港郭姓相當鮮明的「人群廟」。2012年8月29日攝。

三、遺存在郭氏祭拜中的伊斯蘭印記

鹿港的郭姓族群有相當明顯的同姓聚居的傾向，同時擁有郭厝保安宮這個頗具特色的氏族廟，郭姓宗親們為了維持此廟的輪流祭祀，各宗支的區分也很清楚，大都分布在北頭郭厝、溝墘郭厝、新厝、漁寮、洋仔厝等地。但因族譜等文獻資料的保存不夠完整，各聚落間的系譜關係也很難找出明確源流。他們通常以「有拜豬肉」與「不拜豬肉」的大致區分為白奇郭和日湖郭兩大派別。

其實，本來絕大多數來到的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法及教義並不瞭解，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非伊斯蘭的環境中，並沒有接受傳統的伊斯蘭經學教育，甚至連古蘭經、聖訓都不知道，更遑論伊斯蘭法；至於來到台灣的回裔，人數比例甚少，為融入當地生活，相關宗教儀式的保存就更屬不易。例如，基隆的穆斯林後裔，早期將阿拉伯文的《古蘭經》供奉在祖先的神案上，但他們根本不懂阿拉伯文，也不知那是《古蘭經》，只認為這是歷代祖先流傳下來的傳家寶聖書。此外，加上他們的後代與非穆斯林的通婚，因此早已融入漢人傳統之中。

目前，來台穆斯林的後代大多數已與一般的漢人無異，頂多留下一些推論可能與伊斯蘭儀式有關的跡象而已。例如，在鹿港郭姓家族中，白奇郭氏留下了在特定日子不吃豬肉或不以豬肉為供品等不明原因的習俗，在祭拜祖先時不用豬肉，以表示對先祖的尊重，但他們自己平日則是無所禁忌，而另一派鹿港郭姓日湖派則完全沒有這些規定。

另外，郭厝里郭獻欽里長告訴我們，在他們家族中保留一些與一般漢人較為不同的習俗，就是祭拜時不用祭拜鬼神的紙錢「四方金」，喪禮不請道士誦經、不做科儀，反而是請擋境土地公來「圍庫」，也就是請求土地公來靈前幫亡魂引路。



▲圖(四)郭厝里郭獻欽里長告訴我們，他們家族中祭拜時，不用一般祭拜鬼神的紙錢「四方金」。2012年8月29日攝。

郭里長說，以前喪事還有四十九天不准吃豬肉的事，但是現在大家都私下吃，或跑出去外面偷吃，不要講就好了。這種同化的現象除因為與伊斯蘭世界隔絕所致，亦顯示早期伊斯蘭，雖然隨中國穆斯林而傳入台灣，但是其傳統卻因為沒有宣教活動或宗教教育機構得以保留下來。

郭雅瑜老師則告訴我們更多白奇郭特有的禮俗。喪葬期間，白奇郭家裏的成員同樣要遵守豬肉禁忌，家裏的碗盤也必須用開水燙洗乾淨，以去除豬油。出殯當天，所準備祭拜的五牲中，亦不能有豬肉，一般以羊肉（頭）或牛肉代替，若以豬肉為祭品時，據說豬肉會生蟲。

在喪者出殯當天，喪家一般以羊肉炒米粉，或其他非豬肉類的菜餚來招待送喪的親友們。另外，在守喪期間，或人死後四十九日內，亦不能吃豬肉，或任何由豬肉或豬油所製成的相關食品（例如，豬油製的口酥餅）。若不小心誤食這類食品，嘴馬上會破皮或潰爛。

郭雅瑜老師表示，長輩曾見過家中弟兄在守喪期間誤食豬油食品而嘴角潰爛，回家後迅速以茶葉祭拜祖先，再清洗嘴角即減輕症狀。郭雅瑜老師到白奇郭的中國祖籍地百崎回族鄉，發現當地尚有「取經茶」習俗——取喪家置於古蘭經前的茶葉使用，具有去除厄運與病痛的效果，二者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外，郭老師也提到除喪事不請道士誦經外，還有另一項特殊的祭品——「炸香」、「炸粿」、或「燒三塊」。年輕一輩的較無印象，老一輩則比較清楚，這是以麵粉或蕃薯粉包糖下鍋裏去煎，有的煎三塊；也有的煎兩盤，一盤約六、七塊；也有的將這些炸粿叉成串，做好之後，放在供桌上祭拜。

四、毫無伊斯蘭遺俗的鹿港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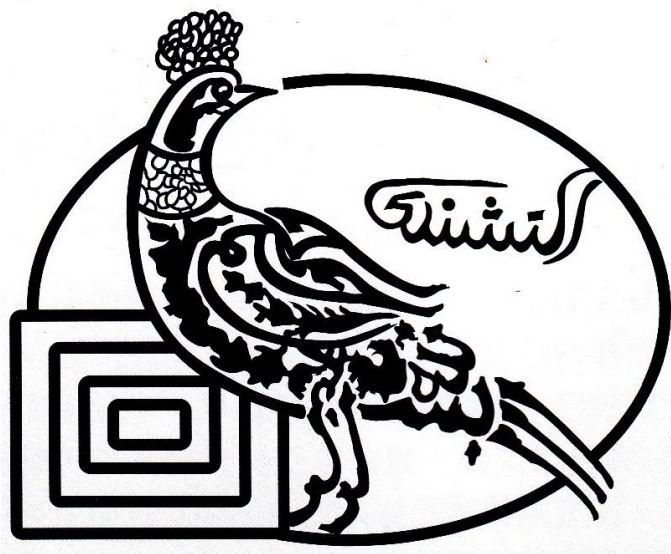
鹿港丁家子孫追溯自己的祖先時，知道自己是回族(阿拉伯人)之後裔。根據丁禎祥校長的說法，他們的祖先由洛陽遷到蘇州，再遷到福建泉州，定居在晉江縣陳埭鄉江頭村。一世祖名謹、字慎思、號節齊。第十世祖丁衍夏所修族譜中提到：「由來賽典赤·回回瞻思丁」。賽典赤·瞻思丁是阿拉伯賽夷(SAYYID)族人，也就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後代，一世祖謹與賽典赤·瞻思丁有父子或祖孫之關係。因為賽典赤·瞻思丁之子有以丁為姓者，當一世祖出世時，賽典赤·瞻思丁年四十一。至於陳江謹之後代，一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列為回族，享有少數民族之待遇。鹿港丁家也是謹的後代。

移居鹿港的陳埭丁氏，以丁協源一系較著名，但十六世的丁用比其還早來到鹿港，他與丁協源之開台祖丁樸實的祖父丁白為兄弟，丁白居長兄，下有丁

定、丁享與丁用共四個兄弟。但今日在鹿港僅能查到丁白與丁用的後代，丁享已絕嗣，丁定後代則移居至外地。據丁用第二十三世子孫言，在整理歷代墓園時曾見丁定之骸骨，但不確定是本人來台發展或是其子孫背其骸骨來台落腳，鹿港不見任何丁定的後代；但在一次機緣巧合下，丁用後代在埔鹽附近的西勢湖，認識當地的丁姓人家，對照其族譜發現其為丁定的後代，才知其散居外地，但丁定後代不自知祖先淵源。綜合以上可猜測丁定及丁用先移民鹿港，而長兄丁白也許已來往兩岸，但未移居鹿港，一直到孫輩丁樸實（丁藤枝）才正式移居鹿港。（李昭容，2010）

丁氏十八世祖樸實公，原住在中國陳江（福建泉州府晉江縣陳埭鄉江頭村），於清朝道光五年，攜年僅十三歲的四子克家公到台灣。到台之初，父子兩人在碼頭跑單幫，後來發展從販賣雜貨到經商置屋（今鹿港中山路 92、94、96 號），經營船頭行（貿易商），與中國沿海做買賣，堂號「協源」，就此在鹿港定居下來。同治、光緒年間，是丁家最風光、鼎盛的時期，有投資船頭行的生意，也有投資做糖行的店家，如北斗的協豐號。所以，累積了許多年的努力後，丁家的總產很多，有很大的田地，房屋，是鹿港有名的大戶人家。

丁禎祥校長說，台灣進入日治時，族人為逃避日本統治，曾經遷移回歸中國，看到祖籍地的祠堂，就已知道他們是回族，更是阿拉伯人的後裔。但是近來經過研究波斯歷史的學者勘查，認為吉祥鳥很像波斯的鳥類，所以他們究竟是阿拉伯裔或是波斯裔，還有待研究。



至於來台後，丁氏為了自保、適應環境，一代一代與漢族通婚的關係，或者是其他因素使然，休就漸次漢化了，甚至於連回族後裔一事隻字不提，即不行回族

▲圖(五)裝飾在中國陳埭丁氏祀堂中廳前楣正中的形象鳥，是一種特質的動物，名叫不死鳥或叫「永生鳥」現在有人稱之為「吉祥鳥」。其形象是由孔雀的頭、鳳的尾巴、鵠的身軀、鷹的爪牙等部分組成，是穆斯林內部的一種吉祥象徵。上有阿拉伯文，可作為丁氏為回裔的顯著證明。

圖片來源：

丁禎祥、黃振彬，《鹿港丁家古厝志工培訓教材》，頁 26。

禮儀也不懂回教習俗，丁校長笑說這就「入境隨俗」吧！

我們閱讀到網路上流傳的資料指出，丁禎祥校長表示「丁家大宅祠堂沒有設置祖先牌位，而且特別將丁家大宅建置成『回字形』，就是隱然暗藏伊斯蘭的標誌」，我們特別就此請教丁校長，他說這是以訛傳訛、根本無此說，他們的祠堂不但設有祖先牌位，甚至丁家大宅的建築也是一般三合院的建置而已。丁校長強調，雖然他們知道自己可能是阿拉伯的後裔，但來台的丁氏族人早已漢化，完全找不到任何伊斯蘭宗教的痕跡，而且他自己可是吃豬肉的。他還笑著告訴我們，現在台灣的伊斯蘭宗教總會常會來電邀請他們再度回歸阿拉的懷抱，但他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因為實在與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差異太大了。



▲圖(六)鹿港丁家大宅的祠堂確實設有牌位，丁家大宅管理人丁禎祥校長說那是網路資料及相關報導的謬誤。2012年8月29日攝。

明清時代，丁氏家族就十分重視文化教育，獎勵子弟讀書，人才輩出，也早就經由科考進入中國的官宦體系，請見下列丁氏科舉中第名錄：

▼表一 明、清時期陳埭丁氏科甲名錄 進士十四人

世系	姓名	紀要
八世	丁儀	明弘治辛酉(1501)科舉人，乙丑(1505)進士授四川

		提刑按察使司僉事，著有「歸囊遺稿」行世。
九世	丁自申	明嘉靖己酉科舉人，庚戌(1550)聯捷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任梧州知府，贈資政大夫，刑部侍郎，著有「三陵集」。
十世	丁衍忠	萬歷壬午科舉人，癸未(1583)聯捷第四名進士，任廣西都指揮。
十世	丁日近	萬歷己卯科舉人，己丑(1589)進士。官至南京戶部江面清吏司主政著有「午亭詩文集」。
十一世	丁啟濬	萬歷戊子科舉人，壬辰(1592)進士。歷任刑部侍郎，署尚書加太子少保四朝名卿，欽賜祭葬，著有「平園文集」。
十一世	丁士龍	崇禎癸酉科舉人，甲戌(1634)聯捷第二名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名，任湖廣興都留守金事。
十二世	丁鐘	崇禎癸酉科舉人，甲戌(1634)聯捷進士。
十二世	丁楠	崇禎己卯(1639)科武舉人，推進士，授廣東潮州西營守備晉懷遠將軍。
十二世	丁胤甲	崇禎庚辰(1640)科進士。
十二世	丁天禧	崇禎己卯科武舉，康辰(1640)科武進士，歷任汀漳總兵。
十二世	丁才秉	清順治戊子(1648)拔貢，恩科進士，廷試推官永清縣知縣、慶陽府知府。
十二世	丁松	清康熙癸丑(1673)科進士。
十二世	丁蓮	清康熙癸巳科舉人，春秋(1713)聯捷進士，任興化府教授著有「易經萃解」。
二十世	丁壽泉	同治癸酉科舉人，光緒丁丑(1877)科進士，任廣東郎用知縣，掌白沙書院。

▼表二 明、清時期陳埭丁氏科甲名錄(舉人 24 名)

世系	姓名	紀要
十世	丁雲會	明嘉靖壬子(1552)科舉人。
十世	丁澄	明萬歷丁亥(1587)科武舉人，授衛中所千戶。
十世	丁衍仁	明萬歷戊子(1588)科舉人，任增城知縣。
十世	丁衍經	明萬歷甲午(1594)科武舉人，任廣西柳州府把總。
十世	丁啟瀚	明京幾舉人兩浙鹽運判。
十一世	丁震武	天啟辛酉(1621)科舉。人授金華府同知，四川布政司。
十一世	丁之典	天啟辛酉(1621)科舉人。任廣東崖州知府。
十一世	丁大綱	天啟甲子(1624)科武舉人
十二世	丁紹美	崇禎癸酉(1633)科武舉人，官廣東河源守備。
十二世	丁宗典	崇禎丙子(1636)科武舉人。
十二世	丁元輔	清順治辛卯(1651)科舉人。
十三世	丁文麟	清康熙壬午(1702)科舉人，任柳城縣知縣。
十四世	丁其顯	清康熙癸巳(1713)科武舉人，

十三世	丁颺	清康熙庚子(1720)科武舉人，
十三世	丁克猷	清乾隆丁卯(1747)科武舉人。
十六世	丁湘江	清乾隆庚寅(1770)科舉人。
十六世	丁毓瑛	清乾隆辛卯(1771)科舉人。
十七世	丁嗣曾	清嘉慶丁卯(1807)科舉人。
十八世	丁漢章	清嘉慶庚午(1810)科舉人。
十九世	丁慶輝	清嘉慶戊寅(1818)科舉人。歷任汀州、平和、連江教職
十九世	丁躍圖	清嘉慶戊寅(1818)科舉人，授汀州府學訓導。
十七世	丁捷三	清道光辛卯(1831)科舉人。
二十世	丁廷蘭	清同治壬戌(1862)科舉人。授福州、長樂教諭。
十九世	丁雲會	清同治丁卯(1867)科武舉人。

清代鹿港士子功名錄

進士	廖春波	蔡德芳	施葆修	丁體澄
	蔡壽星	黃玉書	施之東	許肇清
舉人	陳宗潢	黃煥奎	莊士勳	陳培松
	施仁思	施英	施景琛	
貢生	蔡廷元	施家珍	蔡毅元	蔡毅仁
	施緝亭	陳英世		
監生	林振嵩	林文會	林文濬	
廩生	丁寶濂	陳宗華	林廷珪	
秀才	陳維樞	鄭鴻猷	鄭貽林	許肇波
	許咸中	呂喬南	許遜進	許肇祥
	陳湛思	丁寶賢	丁寶光	丁寶華
	丁寶棠	丁寶常	洪棄生	許劍漁
	黃煥斗	施梅樵	施雲鶴	施仲連
	王德普	王舜年	羅懷珍	

今日鹿港丁氏家族幾乎找不到攸關穆斯林的宗教禮俗或回裔族群生活習慣的遺存，我們認為，或許與明清兩代丁氏積極進入漢人的政治文化圈，在建立政治權勢及地位的考量下，要保有相關的伊斯蘭宗教習俗，實是不容易，或者更有可能刻意隱藏掩蓋其原有出身，以避免遭受排擠或減損政治地位。

參●結論

在參閱資料與親自採訪後，關於鹿港郭氏和丁氏保存伊斯蘭文化印記的相對多寡，我們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大膽假設，以供後續的研究參考：

由於丁氏早已晉升為官宦世家，或許恐怕遭受歧視或為融入漢人的政治文化圈，要保有先祖的宗教習俗本就不易；尤其日治初期，鹿港丁家離台而再度

折返後，即使知道其「回裔」的外族身分，丁氏亦要求子孫必須隱匿，加上他們長期與客家、閩南等不同族群交流漢化，原有的宗教文化自然難以留存。

相對地，郭氏來台後，族人的發展以農、漁為業，而且宗族群聚，因此保存下來的禮俗反而比較多，例如：喪葬的時候不請道士或祭祀祖先不拜豬肉、不用四方金等。不過，郭氏自稱遠祖是唐代的郭子儀，是否與剛進入中國時，宗族處於弱勢的地位，因此尋找一位受到中國人景仰的人物來做為自己的祖先，以求保障自身的安全有關，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早期穆斯林所帶入台灣的伊斯蘭文化，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不敵當下的強勢文化，產生刻意隱沒或無心流失的現象，加上大量與其他族群通婚，導致後代子孫逐漸遺忘其根源。我們從未想過同儕間也可能有回裔後代的存在，經由這次小論文的探討，除了增進不少的知識外，更認知到追本溯源的重要性的迫切性，唯有如此，傳統文化才得以保存並永久傳承下去。

肆●引註資料

丁守真（譯）。明代泉州回族雜考。原載東洋史研究會會誌東洋文研究會會誌東洋史研究，42 卷第 4 號。

丁禎祥、黃振彬(2009)。鹿港丁家古厝志工培訓教材。鹿港鎮：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協進會。

李尚霖（譯）(2004)。伊斯蘭教的世界地圖。台北市：時報。

李昭容（2010）。鹿港丁家大宅。臺中市：晨星。

賈福康（2002）。臺灣回教史。新北市：伊斯蘭文化服務社。

莊英章（主編）(2000)。鹿港鎮志·氏族篇。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莊景輝（1997）。陳埭丁氏回族移民台灣的調查與研究。香港：綠葉教育出版社。

郭雅瑜（1999）。鹿港白奇郭之聚落組織與傳說。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 87 年度代辦大專獎學金得獎學生作品集。

郭雅瑜（2001）。歷史記憶與社群建構--以鹿港郭姓為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雅瑜(未出版)。儀式、物與記憶—以鹿港白奇郭為例。原收錄於《田野詮釋與新生代人類學：中研院民族所、臺大人類系、清大人類所研究生田野培訓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郭桓瑞（編）(2000)。日湖派·郭氏渡台鹿港·族譜。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探訪伊斯蘭在台灣的足跡 Day1：台西與鹿港，台灣伊斯蘭起源之謎。2012 年 7 月 16 日，取自 <http://eressea.pixnet.net/blog/post/21623626>。